



# 钟声

ZHONG SHENG





2 038 0466 9

# 钟声

《钟声》创作组  
俞天白 王锦园 执笔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

2 038 0466 9

封面 范一辛

插图 夏书玉

钟 声

«钟 声» 创 作 组

俞天白 王锦园 执笔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7.375 插页 2 字数 343,000

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R10171·504 定价：0.96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反映了教育阵地上尖锐激烈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，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，展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少年一代的崭新面貌。

故事发生在滨海某城市闹市区的一所中学内外。红卫兵排长季奋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工人阶级教育下，遵循“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”的教导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团结同学，发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精神，坚持开门办学，同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推动了学校教育革命，同时，揪出了破坏开门办学、腐蚀青少年的阶级敌人。季奋和他的战友们，在这场斗争风浪中经受了锻炼，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，茁壮成长。

小说在着力塑造季奋的英雄形象的同时，也塑造了党支部书记江勇、工人师傅许海生、革命教师姚家琪，以及红卫兵小将苗亦翠、夏阿群等一群先进人物形象。

小说在处理教育革命题材、开掘和深化作品主题、激化矛盾冲突、特别是表现无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、致力塑造少年英雄人物形象等方面，都作了可喜的努力。

## 目 次

引子 带火的小将 ······	1
<b>第一章 方向</b>	
一 紧急集合 ······	24
二 前进，前进！ ······	34
三 种“试验田”的人 ······	50
<b>第二章 锋芒初露</b>	
四 第一课 ······	66
五 热心人钻进了冰窟窿 ······	78
六 关不住的小喇叭 ······	92
<b>第三章 不灭的灯</b>	
七 钢铁的性格这样来 ······	111
八 望远镜 ······	124
九 “竹筒子”的苦恼 ······	134
十 窗下 ······	140
十一 思想的步伐 ······	154

## 第四章 针尖对麦芒

十 二	烟云	166
十 三	别具一格的“设计师”	173
十 四	日光灯的风波	186
十 五	碧水江上的浪花	198
十 六	“绝不掂斤估两!”	204
十 七	紧箍圈	215
十 八	“头头”之间	226

## 第五章 曲折的路

十 九	枫叶河畔	235
二 十	九盘十曲一层楼	240
二十一	追	254
二十二	揭露的和被利用的	265
二十三	急转弯加陡坡	280
二十四	踏着先烈的足迹走	290

## 第六章 光和热

二十五	纸做的绿叶	298
二十六	新学期,新攻势	304
二十七	旗帜鲜明	322
二十八	是谁搞错了?	327
二十九	如饥似渴	335
三 十	“重磅炸弹”	345

<b>第七章 火</b>	
三十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	358
三十二 露了头的毒草	375
三十三 “还有个二万五”	385
三十四 保险丝和刀	394
三十五 突变	407
<b>第八章 一面镜子</b>	
三十六 从东方大楼到前线军港	415
三十七 “历史，不许重演！”	432
三十八 身有棱角和通情达理	450
<b>第九章 沸腾的大课堂</b>	
三十九 校园的早晨	461
四十 水乡行	467
四十一 着眼点	485
四十二 拉	496
四十三 不寻常的排演	510
四十四 臂章更鲜艳	519
四十五 语重心长	533
<b>尾 声 迎接盛大的节日</b>	543
<b>编 后</b>	548

## 引子 带火的小将

七月初，炎夏好象带着股火爆脾气的巨大人，不知从哪儿无声无息地闯到了这个滨海城市，闯进了熙来攘往的昆仑路，而且大模大样地蹲下来，开始施展它的炎威。喝，来势可真不小！

可是，炎夏哪，你虽然威势逼人，却给孩子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。不是么，丰富多采、生动活泼的暑假又来临啦！

生长在昆仑路的孩子们，对这条撒满了欢歌笑语的十里长街的外表，是太熟悉了！闭着眼睛，也说得清楚那赭(zhě)色的、灰色的或黄白色的幢幢高楼，怎样争先恐后地升向蓝天，迎接每天从东海投来的第一道曙光；又怎样在比赛着谁最后一个送走那夕阳的余辉。孩子们也清楚地知道，那一个挨一个的商店的大玻璃橱窗，怎样象盛开的百花，争妍(yán)斗艳，光采奕奕，吸引着行人。“嘟嘟！”这是巨龙般的电车在鸣叫；“沙沙沙！”这是精巧轻捷的小轿车在飞驰；“吐吐吐吐！”不用说，这是灵活小巧的微型汽车奔过来啦；“呼啦啦，劈里啪啦！”那是悬挂在高楼上的巨幅红布标语，迎风鼓动，用力地拍打着大楼。

的墙壁。最大的那幅，是从十多层高楼上挂下来的，上面，写着这样一行白色扁形的宋体字：

“批修整风，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！”

昆仑路啊！你繁荣，美丽；在解放前，你曾经蒙垢受辱，是党的阳光雨露，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，使你青春再度；你时时、处处，都在朝气勃勃地动，动，动，这同孩子们的性格太接近了！如今，暑假来了，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和你接触了，怎能不分外高兴？！

不过，暑假开始之前，在昆仑路上的育红中学里，一些孩子却掀起了一场不大也不小的风波。

这风波，发生在中二（甲）班。

这中二（甲）班是全校的先进班级，也是学校党支部副书记、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赵为成老师亲自种的一块“试验田”。

事情发生在学期考试之前。这天下午，第一节课上课铃还没打响，同学们已经进了教室，有的做作业，有的看小说，有的三三两两在互相嘻笑打闹，好象把临近的考试忘到脑后去了。有几个人，站在黑板前，拿粉笔头画着人的头像互相取闹。你画一个头戴铝盔的石油工人，说这是五年后的某某；他画一个头扎羊肚巾的农民，说这是理想中的自己。在这一片无忧无虑的嘻笑声里，一位小个子同学用他还相当重的童音，招呼伙伴们来品评他的“作品”：

“你们看，这个象不象我们的红卫兵排长？”

大家聚目一看，果然画得象！粗粗的眉毛，大而有神的眼睛，略向外张开的鼻翼，紧闭着显得刚毅而果断的薄嘴唇，连那粗硬得倔强的头发，也都象他们的红卫兵排长季奋！

同学们用不同的口气，一迭连声地赞好。

季奋，就站在他们当中，正在专注地描画一个解放军的头像。这时他歪着脑袋看了看别人给他的画像，拿起黑板擦，擦去了那一丛直竖的头发，画上了一顶神气的大皮帽，顿时变成了北国边疆英勇民兵的形象。

“这不更象我吗？”多么神往的口气！

不知哪个调皮鬼，伸手在画像的鼻子下，栽上了一撮胡子。这一下引出一阵笑声，轰动了教室里所有的人。

季奋也随着“哈哈”笑起来：“这样呀，更合我的心愿——扎根边疆一辈子！”季奋说得充满激情，音调铿锵，象在朗诵诗句。

不错，季奋最爱读诗和写诗。这时，他也真的动了诗情，注视着自己的画像，挥起臂膀，用粉笔“沙沙沙”地在画像旁写道：

画个头像表心情，  
不做家雀做雄鹰；  
哪怕狂风和恶浪，  
黑龙江畔去扎根。

朗诵着季奋的诗，同学们的情绪更欢更热了！

忽地，笑声戛然消失了。

原来，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康之萍，在教室门口出现了。这时上课铃也响了。一阵“啪啪劈劈”的声响，同学们快溜慢走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

康之萍是个三十六、七岁的女教师，戴着副紫色边框的近

视眼镜。这一阵来，在同学们的心目中，康老师的形象总是和复习迎考纠缠在一起。说实在的，在康老师的头脑里，也总是装着试题呀，复习呀，优良成绩呀这些东西。此时她看到这块被涂得飞龙走虎的黑板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心里又产生一阵焦虑。

前不久，赵为成向她隐约透露，区教育局负责人舒适，要求育红中学在下学期尽快拿出一份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总结，用来推动全区的教育革命。任务实在艰巨得很！康之萍知道，舒适的委托，赵为成从来不推辞。这个经验总结，赵为成也只会向他的“试验田”里去拿。所以，康之萍听到消息，心里又忧又喜，忧的是担子重，深怕交不了差；喜的是她的班级将引起区教育局的重视。从那天以后，她决心在自己班级多花点功夫，只要发现同学们有不专心学习的表现，少不了要发一通议论来教育。

现在，她又用那口流利的普通话，用教诲的口吻，强调必须刻苦学习的道理。欢喜用打比喻和说故事的方式向学生讲话的康之萍，就从雷锋的“钉子精神”说起，一连说到许多无产阶级英雄人物，如何刻苦学习，孜孜不倦。她越说越激动，把自己这一阵子来，在校内、校外所听到的关于指摘学生“不读书”呀，“文化水平低”呀之类的议论所发的感慨，和一些领导（当然包括赵为成）正在酝酿中的主张，一起用她形象的语言说了出来：

“……青年学生，就是要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！要下决心读破万卷书！我国古时候有个年轻人，每天读书到深夜。瞌睡来了，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。古时候还有一个年轻人，为

了彻夜读书，防止困倦，将自己的头发——那时候的人是留长发，梳发髻〔jì〕的，吊在屋梁上……”

康老师说到这里，一转身，抓起黑板擦，“嚓嚓嚓”几下子，把五彩缤纷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，然后用粉笔写上了四个大字：“刺股悬梁”。

同学们面对着这四个大字，你看看我，我望望你，嗓眼下仿佛塞了一团棉花。季奋问问这个同学，这个同学摇头；问那个伙伴，那个伙伴也说不出，反倒想请他来解释。他眨巴着眼睛想呀想，终于忍不住，举起手，站起身来，用他正在转换童音的粗嗓门问道：

“康老师，你说的这两个，都是古时候的人？”

康之萍点点头。

季奋的话语，象连珠炮：“解放前，读得起书的不是当官做老爷的崽子，就是地主资本家的少爷小姐，书本、学校跟我们工农子弟没一点儿关系。老师，你说是吗？”

康之萍一怔：是啊，自己曾经讲过关于旧学校向谁开门的道理，看来，这小家伙此刻要依据这个认识进行推论了！

果然！季奋的问题紧接着来了：“老师，这些少爷小姐拼着命啃的是啥书本？又是为的啥啃书本？”

康之萍有点张口结舌了。象黑夜走路，一脚踩在烂泥坑里。幸亏这时下课铃声响了。

下了课，季奋还想找康老师盘根究底，但康老师却已离开了教室，无奈，只好把这些疑团带回家了。

一想到家，今天季奋特别兴奋。因为此刻的家里，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盛会。妈妈——原是船厂电焊工，文化大革命后

担任车间主任，今天厂休在家；从黑龙江畔回到东海之滨汇报上山下乡体会的姐姐，也要到家里吃中饭，她的身上带着黑龙江的浪花、北大荒的泥土、珍宝岛的硝烟，多么新鲜、生动，又多么令人神往啊！

他一步三跳，带着股热风扑进了家门。妈妈坐在小板凳上一边拣韭菜，一边同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说着话，那么热烈，那么亲切！季奋的眼光一闪，一头扑了上去，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：“爸爸！”

是的，风尘掩盖不了爸爸的音容。他爸爸到内地参加支援三线建设已经八年了，现在是一家工厂的党委副书记，并不常回家探亲，这次，厂里临时决定，让他带一支小分队到东海滨一些工厂学习来的，刚到家，多突然！

爸爸抓住季奋的肩膀，左看看，右瞧瞧，象观察小松苗成长得多高；季奋抱住爸爸的脖子，紧而又紧，恨不得往上一窜，长得比爸爸还高；妈妈在一旁看他父子俩这个亲热场面，脸上笑成一朵花。

不等他们说上两句话，房门“吱”地一声，姐姐回来了。她一见爸爸到来，连忙放下肩背的挎包，撂下手里拿的大红花，喊着“真巧！真巧！”兴奋得在爸爸跟前又蹦又跳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爸爸捋去姐姐披到额上的散发，对着她的结实而丰满的身体，不住地打量。爸爸深情地盯着姐姐的眼神和眉梢。姐姐的眼神和眉梢，象被北国的冰凌磨尖了似的，显得英武又刚劲。看着，看着，爸爸笑了，说：

“好好好，只三年，就长成一个反修战士了！多坚强！多

自豪！”

是呀！前天季奋乍见到回家来的姐姐，只觉得姐姐大变样了。三年前，姐姐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，决心去边疆农村插队落户时，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，扎着两根牛角辫，嫩声嫩气地跟自己差不多，而今却变得令人尊敬了起来。爸爸把他无法具体说清的变化，概括出来了：她那粗犷的动作，多象战斗在珍宝岛上的反修战士；她那眉宇间的气概，多象金训华大哥哥啊！

爸爸拿过姐姐撂在桌上的大红花，问：“哪里来的？”

“我在送子务农家长代表会议上汇报以后，参加会议的首长亲自挂在我胸前的！”

妈妈说：“可真是，去时一朵大红花，今天又是一朵大红花，可别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呀！”

姐姐胸脯一挺，说：“是。妈妈，我永远记着党和人民的希望；永远记着爷爷高举的那把火！”

豪迈的气概，铿锵的誓言，真不愧为高举反帝反封建革命火把、牺牲在昆仑路上的革命先辈的后代！四十多年以前，季奋的爷爷，随着千百个工人弟兄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到昆仑路向帝国主义者游行示威，在呼啸挺进中，被帝国主义者惨杀了。这段往事，妈妈曾多次讲给季奋听过，在季奋心里深深扎了根。

爸爸举起大红花，说：“不错！你们看，这朵大红花多象一把火！反修战士身上，没有一把火可不行！”

季奋凝视着爸爸。爸爸的脸不知是给大红花映的呢，还是别的原因，每条皱纹都焕发着光采！姐姐却要爸爸坐下来，不住地翻弄着爸爸的头发，说：

“爸爸，这几年，你头上的白发倒减少了！年轻了！”

爸爸哈哈地笑着，笑得脸上飞彩霞，说：

“不是么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，烧掉了我身上的  
骄气、官气，我能不年轻吗！有一句话说得好：青春在烈火中  
诞生！”

是呀，姐姐提出了季奋想提的问题，爸爸说出了他们心底  
想说的话哪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，季奋只听说革命群  
众给爸爸贴了许多大字报，今天却看见从大字报中涌出了这  
么个春风满面、英姿焕发的爸爸！

姐姐搂着妈妈，端详呀再端详，说：

“妈妈，这几年，你额上的皱纹也减少啦！你的青春，难道  
也是在烈火中诞生的吗？”

妈妈格格地笑得甜又甜，说：“我可跟你爸爸不一样。我  
是从烈火中冲出来的！”

正是这样，季奋跟妈妈生活在一起，只觉得妈妈从参加革  
命造反队造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以后，被推上了领导  
岗位，当上了车间主任，比过去更忙了。今天工人张叔叔来，  
明天工人李阿姨到，谈的是学马列，抓路线，清理阶级队伍，批  
林整风，谈的是小船台造万吨轮。妈妈说的话比过去多，笑得  
比过去欢畅，走起路来也比过去轻快了！真的，从无产阶级文  
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冲出了今天的妈妈！

姐姐牛角辫子摆几摆，嗓子响得象吹喇叭，说：

“啊呀，我该补上一句啦！刚才爸爸说我象个坚强的反修  
战士，这不也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中杀出来的吗！”

爸爸站起来，爽朗地说：“说得对，说得好。为了把革命

进行到底，我们要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心头永远燃烧，永远带着这股烈火去冲锋，去战斗！”

季奋的心，果真象燃起了一把火，大声地说：

“爸爸，妈妈，姐姐！我身上也带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！你们看，我这块臂章红得多象火焰。嗨！我们红卫兵就是要做带火的小将，我们的心头都包藏着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！”

他左手叉腰，胳膊一挺。从窗外射进来的一束阳光，正照在他那块鲜红鲜红的臂章上。毛主席手书体的“红卫兵”三个金字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，把整个房间映得灿烂辉煌！……

爸爸一把抱住季奋，说：

“嗬，你这几句话，叫我放下了一半心！”

季奋睁大眼睛问：“还有一半心哪？”

妈妈说：“傻孩子！认识到这一点不过是开始，还不懂吗？”

姐姐说：“我们身上的毛病，爸爸妈妈最清楚啦！过去爸爸妈妈经常责怪我们说的和做的往往对不上号。这三年，我在农村经了风雨，见了世面，才体会到爸爸妈妈说的，真是一针见血！”

爸爸听罢呵呵笑，点着头说：“要让这把火烧得更旺，就要坚持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努力学习、战斗、锻炼！”

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努力学习、战斗、锻炼？从康老师那里揣了个疑问号回来的季奋，突然问：“刚才，我们老师说什么要用‘刺股悬梁’的精神学习哩！……”

仿佛从屋角里窜出一只老鼠，季奋的爸爸、妈妈和姐姐的眉毛都突地一跳，十分震惊地齐声问：“刺股悬梁？老师说

的?!”

“对，康老师说的。”季奋也感到这四个字有点异乎寻常了，“这种学习精神，我没有弄明白，问老师，老师没有回答。”他轮番地望着爸爸、妈妈和姐姐，双眼里闪烁着渴求的光芒。

爸爸望着姐姐，深沉地说：“你给弟弟谈谈吧。”

姐姐早已克制不住感情了。说：

“提起这四个字，我有一肚子话要说！可是，我搞不清楚，你们的老师，对苏秦刺股、孙敬悬梁的反动本质，怎么到今天还没有认识！”

季奋急着问：“苏秦、孙敬究竟是啥东西？”

“苏秦、孙敬是两个人的名字，都是一、二千年以前剥削阶级的奴才，是为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，关起门来个人奋斗的黑样板！”爸爸代替姐姐作了解释。

“啊!?”仿佛一个闷雷，在季奋耳畔滚过。他刚才向康老师问的，并没有错！

妈妈招呼大家坐下来说。姐姐却仍然站着，摆着一对牛角辫，象机关枪扫射般地讲开了：“弟弟，我就受过‘刺股悬梁’的毒害！你知道，我从小在乡下跟奶奶长大，后来到城里念中学，被老师用什么‘刺股悬梁’的学习精神弄得晕头转向，我还把‘刺股悬梁’这四个字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，天天关在房里啃书本，一心只想考上大学，出人头地，成名成家。——那时候你还小，不认识这四个字。可是，你总该记得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春天，我快要高中毕业了，奶奶在乡下生了病，爸爸妈妈叫我暂时到乡下去照料奶奶。我勉强去了。可是不到三天，就回城里来了，因为我一心想的是‘刺股悬梁’，